



台湾商务印书馆百年精品丛书

庄子 寓言

封思毅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台湾商务印书馆百年精品丛书

庄子 论言

封思毅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庄子诂言 / 封思毅著.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212-05641-4

I. ①庄… II. ①封… III. ①庄周 (前 369 ~ 前 286) —
哲学思想—通俗读物 IV. ① B223.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8044 号

安徽省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 字: 12121082

本書中文簡體字版權由臺灣商務印書館授予北京時代華文書局出版發行

书名: 庄子诂言

作者: 封思毅

出版人: 胡正义 选题策划: 王 水 责任编辑: 王 水 胡世勋
责任校对: 王晓晶 责任印制: 刘 银 装帧设计: 刘之君

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010-64266769 转 8067 (传真)

印制: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10) 8026119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6.12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12-05641-4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例 言

一、先秦诸子竞兴，咸以救世是尚。故庄子之言，虽涉寓假，自具一格；然其大要，落实而向人生，了无二致。本书之作，即证成之。

二、庄子玄思，洸洋自恣。闻风而悦，忘言终不得意者，比比皆然。兹试择其重点，分立五题，以一身为主，推之与人、与物、与天、与道之关系，由内而外，逐加论究；末复浑融成为一体，附以表解。故与通常释庄，支离其说有异。

三、唯求行文之便，全书章目顺序，则由外而内，先道、而天、而物、而人，而后回归于一身。即第二、三、四、五、六章是，分可独立成篇，合之全豹自见。

四、中国思想内容特色，与欧美哲学各别。书中偶引西方学说，但求辞达而已，所重固不在彼。泾渭宜分，未可混一。

五、历来同类篇籍已多，本书立论，间或轶乎前贤轨则之外，惟皆有所准据而然；若干处不免失之浅近，正因其旨存救世，药以对症为良耳。

六、课读劳形，仓卒操觚，疏缪当所难免。海内博雅君子，不吝垂教是幸。

目录

第一章 庄子总论	一
第一节 庄子时代及其思想概况	三
第二节 庄子思想之渊源	一三
第二章 道与德	一九
第一节 道与德的关系	二一
第二节 道之解释	三〇
第三节 德之类别	四七
第四节 德之中心观念	五三
第三章 天与人	五九
第一节 天之涵义	六一
第二节 『人』的评价	六六
第三节 天人关系的调整	七六

第四章 物与我……………八七

第一节 物我同源说……………八九

第二节 物我矛盾说……………九六

第三节 物我变化说……………一〇五

第四节 物我分际说……………一一三

第五章 群与己……………一二一

第一节 是非之齐……………一二四

第二节 相忘之道……………一三二

第三节 自然之治……………一三九

第四节 至漉之世……………一四五

第六章 神与形……………一五一

第一节 形之生死观……………一五五



第二节 养生的方式和归趋……………一六一

第三节 神之形成与活动……………一六六

第四节 神之道遥游……………一七〇

第五节 超化中之神形消长……………一七五

第七章 结论……………一七九

跋 记……………一八五



第一章 庄子总论

道家思想巨著之双璧；老子《道德经》五千言，曾被尊为我国古代之哲学诗（注一）；然则，《庄子》三十三篇，亦可视为最早之哲学散文。前者精微，后者广大。互为表里，而各有千秋。惟柱下之五千言，凝鍊蕴藉，启人深思，纵或未能道其可道，尚有脉络可寻；至若漆园之三十三篇，洸洋恣肆，导人狂想，虽欲闻其风而悦之，终觉无可尽其涯涘。此抑由于两家运思方式之各异。



第一节 庄子时代及其思想概况

今试泛观《庄子》全帙，论及精神之超旷，义蕴之瑰玮，情采之辩雕，与乎笔致之酣畅，兼足傲视古今，成为两千年来，华夏文哲之鸿宝。其所以能达此高妙之境，当出诸庄子一本自然，仰观俯览之余，眼中心中，所见所想，概属“天地与我竝生，万物与我为一”之生命大全。目光无所不及，精神亦无所不通，故宇宙之理，人生之象，无分钜细，一经奔赴其笔下，立即一变，而成为各形各类生命之活跃，多采而多姿。由是鲲鹏可化，斥鴳亦笑，蝴蝶竟梦，猿狙能怒。如许化、笑、梦、怒。固谓之为鲲鹏之化可，斥鴳之笑可，蝴蝶之梦可，猿狙之怒可。或谓之为庄子之化，庄子之笑，庄子之梦，庄子之怒也可。更谓之为众生之化，众生之笑，众生之梦，众生之怒，亦无不可。谬悠而荒唐，无端崖而时恣纵，芒乎昧乎，此庄子之所以为庄子，卮言之所以为卮言。

何以庄子必须如此“以卮言为曼衍”？盖当彼战国中期，百家争鸣，纵横游说之士，备受时君敬重，立谈而致卿相者，

比比皆然。顾庄子之才辩，一朝改弦易辙，自足猎取富贵，名显当时。然而哲人之道德感与政客之权势欲，迥乎不同，使他看清现实客观情势，毫无可为；不只毫无可为，甚且毫无可说。所以《天下篇》有云：

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

对当时的现实，怀抱如是否定态度，自有其时代原因。惟历来中国思想家，总是正视人生，意存救世。故庄子外表，虽较恬退，然其内心，并非冰冷。对此救世之大目标，仍寄予关注。未因“不可与庄语”一点，便如楚狂之流，退求“方今之时，仅免形焉”（《人间世》），反却逼出庄子之思想更为逍遥，文辞更为谲诡。以其哲人雄辩之风，破此沉浊，开示天下。

推源战国之际，上承春秋二百余年积弊，社会变乱纷乘，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然究其实，果系如何沉浊，致使庄子思绪，不能循经正当途径开展，转而放言滑稽，徜徉玩世，此中缘由，应从三方面说起——

第一为世道之今不如古。由古到今，演变下来的情形是：

四 “世与道交相丧也。”而业已无可救药。如《缮性篇》有云：“古



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

第二为思想之道术分裂。当时实际的情形为：“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使之感到至为可悲。如《天下篇》有云：“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

第三为风习之上下相欺。其累积并发的情形是“日出多伪”。甚且不知何以善后。如《则阳篇》有云：“今（之君人）则不然，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涂而诛不至。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

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注二）

由以上世道、思想、风习三方面言，只须其中之一，呈现不良倾向，便足导致社会动荡，人心陷溺。现既同时发生危机，其严重性已极昭著。再则，仅世道之“今不如古”，尚或犹有可为，直到“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便无可为。又，仅思想之“道术分裂”，仍当犹有可为，直到“天下之人，各为所欲”，便无可为。至于风习之“上下相欺”，亦足犹有可为，直到“于谁责而可”（按，即社会已无道德判断之意），便无可为。处身如此全面绝望状态之下，当可想象庄子心情上，负担如何沉重；精神上，压力如何巨大！“天下无道，圣人生焉”（《人间世》）也正是他不走纵横家路线的显明原因。因为当时并非单纯的政治病态，而是在于人心的堕落已甚。

为期肆应内在沉重负担和巨大压力，庄子形成双重性格。表现于行为方面是“不遘是非，以与世俗处”（《天下》）。凭着这种无所谓的放旷态度，造成其轶荡言行。对此，较易获得世人欣赏与了解，毋待申论。隐藏在思想方面是渴望“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凭着这种高远情怀，孕育出其理想世界，以寻求其生命之依托和扩大。由这种思想所培植



出的超世精神境域，常识上虽云费解，但实为人生最高目的及努力方向，则无可怀疑。且人类天生无限之意志力量，具有促使其理想世界实现之可能性。此种可能性一旦增加，由物质生活熏染而出的低劣精神和文化，必将相对转变；个人因而嗜欲日泄，天机日张。经此反复推移，理想世界之至境，自可日趋接近。

细察庄子的理想世界，由于其考虑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二：

一为众人设想，则希望重返上古自然淳朴的社会。此种设想之发生，一般说来，导因于当时社会处境。横的方面，各国状态，大同小异，无可借资比较，以舍短取长；且纵的情势，由三代而春秋，而战国，长期发展趋向，似有每况愈下之势。未来的新局（如今人所责望之民主自由社会）一时尚难找出有力的理论依据及实现条件，所以只得回头，上溯到古代已有的状况，求于其中，寻取希望。崇古贱今，遂不独庄子为然，且已成为战国时代之流行思想。如儒家一向盛赞尧舜之世，由孔子而孟子，以及其后学，历久不衰。此众所熟知。墨子推尊禹为大圣，并使后世之墨者，崇奉禹道，亦是另一显例。他若商鞅变法之议起，秦庭犹闻古今之争，相持不下。可知以古今对照，而求有所改革，或尚古，或贵今，

是为当时两大思潮。故庄子以上古之世，作为理想世界之一，并非独家学说，仅是站在崇古立场，将时代推得较各家尤早，以致无法查考，有类寓言而已。

另为自己（或有道之士）设想，复开出一“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为友”（《天下篇》）的逍遥世界。其意当时天下，陷于世道、思想、风习颓靡之季，个人精神无可发抒，已落入一种郁积苦闷状态中，宜从“日以心鬪”（《齐物论》）的有限现实，别辟一条新路，扩大人类薪向，以游夫无穷。这当然并非一蹴可就，需要一番高深的修养功夫。初步是由对大自然的欣赏（庄子谓之观化），而神往，更进而主客交融，浑忘现实的沉浊，然后可由内心深处，升起一种精神自我之游，逍遥乎物外而无所待，独自享受天地之大美。（注三）

前述两种理想世界：重返上古之世，理论简单，究非独力可以完成，实现之时日，亦渺不可期。故庄子提供主张，寄予希望，但非其思想之重点所系。上达逍遥世界则相反，虽云理论玄虚，然为自身所能致力。且修养既深，当下即可求其实现。以是庄子不厌于全书中，反复申说，足知乃其心力之集中所在。本来，中国各家哲人，都注重由人的行为功夫，以求人生存在之状态，能够向上超升。庄子之书亦欲借这一



方式，影响现实，改善人生，其功过如何，见仁见智，且暂勿论。但可指出一点，如果当时思想界，对人生现实的影响和改善方法：墨家是借用宗教性的奉劝；儒家是借用教育性的启发；法家是借用政治性的驱策；然则，道家的庄子，应是借用艺术性的升华。这种艺术性的升华，归于一种内心净化功夫，缓慢而无形，对于影响或改善现实的效验，虽不可立竿而见影，但由之沉潜乎内，自然流露于外，不期然而建立之人格美（美之范围中，以此为最高），其赋予人生方面之意义，当极深远。

人格美相当于一般所谓之圣人境界。庄子志不止此，而以真人、至人、神人、天人为其终极理想。所以他进而致力于个人的内心精神，由艺术性的净化而道德性的超化。此项净化过程，先由一己向外探索，体悟得大化之流与本身之关联。再求对此种种关联，分别予以把握、调协，期能促成或保持本身之“宁”、“和”。然后，天人不二，物我无碍，精神始得超化而游，一心独往，冥然进入其逍遥世界之自得化境。

这种超化而游的功夫，虽其神秘意味甚浓，但非仰赖未知之神力或外在之自然力、奇迹出现。完全重视个人一己自力，以求志气精神之升起。纵然力有未逮，亦可凭此已有之精神修养，转化为恬退之心境，安享一种有类上古之世的淳

朴自适生活。从此可以理解，前述两个理想世界的关系，上古之世并非生活的终极目标；不过是为逍遥世界布置一种环境，让人随其修养的高低，进可超化，退可自适而已。

兹将《庄子》书中，散见各篇，有关个人自力与外在关联之思想，加以整理综合，计分五项列举，并略作说明如下：

（一）道与德 道指自然之道，德谓无为之德。道为宇宙万物之本源，涵容众有而无乎不在；德乃人生行为所必具，为求超越或应世，无不对之假借。欲能成德，当先体道。故道与德之关联，而为人所宜努力之重点，即如何使“德”向“道”寻求依归。

（二）天与人 天的意义，特指自然无为的显示。人的概念，泛谓个人或社会的妄自造作。这种妄自造作，与自然无为抵触，实为世道人心堕落陷溺之根源。由是无论个人或社会，均宜保持自然无为，以期适性顺情；减少妄自造作，借免亡真丧己。故天与人的关联，而为人所宜努力之重点，即如何使“人”向“天”寻求反省。

（三）物与我 我为主体，物为客体。自其同者视之，物我为一；自其异者视之，而又非一。因从物我暂时呈现之现象，但见其异，而昧于同，遂致相刃相刳，无时或已。如欲加以调协，唯当体物而不为物所物。故物与我之关联，而为